

嘉慶十年(1805)海盜蔡牽攻台行動之研究

吳建昇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嘉慶年間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由於海盜蔡牽集團勢力突然迅速擴張的關係，造成組織內部如物資不足、外部如清廷水師專注追擊等壓力，迫使蔡牽集團為了避免遭到圍剿消滅，於是選擇離開所熟悉的閩浙海域，向外另尋新的根據地及活動空間。而後基於過去侵擾台灣的經驗，之後乃決定東向窺伺台灣。不過嘉慶九年(1804)的攻台行動，因為低估了台灣的防衛能力，對台灣氣候環境亦不甚熟悉，以致攻台行動失敗。僥倖逃脫的蔡牽在經過積極籌備後，又於嘉慶十年(1805)十一月發動了一次蔓延全台各地的攻台行動。在此次攻台過程中，蔡牽一度在台改元建朔、豎旗稱王，且掠滬尾、佔鳳山、攻府城，逐官殺弁，造成自林爽文事件以來又一次騷動全台的大混戰。然而蔡牽大軍包圍府城、久攻不破的結果，給予清廷調兵台灣、援助解圍的機會。蔡牽集團一度於鹿耳門沉舟堵塞口門、以拒外援，顯示蔡牽已有破釜沈舟、放手一搏的決心。不過來援清軍與府城義勇在嘉慶十一年(1806)二月二日展開反攻，且一路勢如破竹，於是騷擾全台北達四個多月之久的攻台行動，乃終告平息。

關鍵詞：嘉慶、海盜、蔡牽、海防

一、前言

清乾隆中葉以後，在東南沿海的海盜活動中，以蔡牽集團聲勢最為龐大。特別在嘉慶六年(1801)之後，由於安南的艇匪、閩浙沿海的鳳尾幫、水澳幫等先後瓦解消失，海上勢力因而重整，部分海賊餘黨無所歸依，乃悉為蔡牽所兼併吸收，使得蔡牽集團的勢力頓時強大了起來，不僅成為擁有近百艘洋船的海盜組織，更曾經於嘉慶十年(1805)為了取得安身的根據地，一改海盜蹤跡不定的行劫方式，而在台灣豎旗起事，自稱鎮海王，掠滬尾、佔鳳山、攻府城，逐官殺弁，造成自林爽文事件以來又一次騷動全台的大混戰。

不過，依據嘉慶道光年間台灣縣學教諭鄭兼才在其所撰「山海賊總論」中提及，他認為當時蔡牽東向窺伺台灣的目的，主要是想攻佔台灣後山的噶瑪蘭地區，以為該地「田畝初開，米粟足供，居郡城上流，險固可守；漳、泉人雜處，其釁易乘。」所以其來台

之後即立刻攻打北台灣的淡水，「意以滬尾既得，即可上迫噶瑪蘭而下制郡城。」至於之後揮軍南下，攻打府城，則是由於「陸賊元凶就戮，不得已始率黨南下。」他也藉此解釋何以蔡牽集團「既入鹿耳門，又遷延逾旬；若其初意在郡城，必乘無備併力急圖。」¹顯示了攻打府城是受到台灣中南部陸賊所牽累，實為攻台意料之外、不得已的行動。

然而，對於曾與清軍周旋十數年、身經百戰的蔡牽集團而言，既已在台灣據地稱王，又統率著上萬名部下及近百艘大小船艦，若將其對府城的進攻視為「不得已」的意外發展，這樣的推論似乎又稍嫌武斷。值得注意的是，蔡牽之後為了順利攻克府城，不僅讓部下精銳離舟上岸以「賊萬人別屯州仔尾」，甚至「沉舟塞鹿耳門，以拒官兵之赴援者」²，可見蔡牽集團對攻台之役已有破釜沈舟、放手一搏的決心；再者，蔡牽集團為了能夠成功佔領台灣，不僅透過改元建朔、豎旗稱王等政治手段做為攻台行動的號召，且亦與部分台灣居民合作、製造台灣南北騷亂，迫使在台清軍南北奔波、顧此失彼的安排等，都顯示了蔡牽集團在攻台行動有積極縝密地布置，實證明嘉慶十年的攻台行動為一有計劃性的攻擊。因此，對於前述鄭兼才所謂「不得已始率黨南下」之論述應有所反思，對於嘉慶十年海盜蔡牽的攻台行動的原因、籌備及發展等亦應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然而由於海盜蔡牽攻台行動涉及在台清軍遭圍困衝殺之事，直接檔案或史料的記載有限，且立場諸多偏頗或矛盾之處，是以有關蔡牽攻台行動的論文亦不多。目前以 2003 年台南大學薛卜滋《清嘉慶年間海盜蔡牽犯台之研究》之碩士論文最為詳盡，薛文綜合各家論述，對於蔡牽攻台過程及結果有諸多敘述描寫，貢獻卓越。然而薛文對於蔡牽集團何以離開閩浙沿海原勢力、進而攻打台灣做為新根據地的原因，未從主客觀條件進行分析；將犯台過程分為騷擾台灣時期、覬覦台灣時期之差異卻未有明確說明，以致將嘉慶九年(1804)四月對鹿耳門之劫掠亦納入了覬覦台灣時期；至於數次攻台過程不僅描寫甚為簡略，且未進行有系統地敘述或探討。

是以，筆者嘗試就上述相關論文較簡略不足之處，針對蔡牽集團兩次政治性攻台行動之原因、籌備及過程等進行更深入地探討；至於嘉慶年間中國東南沿海海盜集團之消長、蔡牽攻台後對台灣及大陸的影響等，諸文已多所探討，本文遂不再贅述。本文除前言與結論之外，正文共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敘述海盜蔡牽攻台的原因，分別探討促使蔡牽集團離開大陸之推力及選擇攻打台灣之拉力；第二部分針對蔡牽集團於嘉慶九年所發動的攻台行動，論述其發生原因、過程及其影響；第三部分則分析蔡牽集團在前次攻台失敗後，如何籌備更大規模的攻台事宜；最後則敘述自嘉慶十年十一月開始，蔡牽集團如何在台改元建朔、豎旗稱王，且掠滬尾、佔鳳山、攻府城，逐官殺弁，造成騷動全台大混戰的過程。

一、蔡牽攻台的原因

（一）新興的海上勢力

清朝中葉以後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集團，與明朝或清初時期如林鳳、曾一本、顏思

¹ 鄭兼才，《六亭文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43 種，1962），山海賊總論，頁 52。

² 《續傳選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23 種，1966），頁 27

齊、鄭芝龍等亦商亦盜的海商集團有相當的不同，這群由沿海貧戶流民所組成的團體，主要以海上搶劫商船、擄人勒贖等經濟犯罪為活動方式，他們不僅沒有從事經商買賣或走私貿易的情形，也無強烈的政治意識和企圖，更未發展出陸上軍事組織³。不過其中的例外，就是嘉慶年間曾經在台豎旗稱王的海盜蔡牽集團。

蔡牽集團在初起時勢力甚小，在清朝官府眼中僅為地方土盜一類。據嘉慶二年(1797)閩浙總督魁倫在海賊林發枝投降清廷後的奏摺中提到：「惟查土盜內尚有蔡牽一幫不甚著名，現在竄匿浙洋，蹤跡無定。」⁴顯然對清廷而言，當時蔡牽集團是不具威脅、且微不足道的。然而經過三年的發展，依據嘉慶五年(1800)福建巡撫玉德的奏摺中所述：「閩洋盜匪惟查蔡牽一幫有船三十餘隻，其餘土盜不過大小船七、八隻至十餘隻不等，是以沿海營汛及緝捕舟師瞭見船隻數多，即知為蔡牽盜船」⁵，顯然已成一方之霸。而蔡牽集團迅速發展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安南阮光纘政權遭阮福映擊敗後，原來劫掠於中國沿海的安南艇匪乃無所依附，遂為蔡牽、朱濆等中國海盜集團所吸收⁶；其二，則是與閩浙沿海的王流蓋、沈振元、林發枝及鳳尾、水澳、箬黃等諸海盜集團先後遭到清朝水師勦滅或招降有關，流落殘餘的海盜，之後多數被蔡牽所收編⁷，此即魏源指蔡牽集團「既得夷艇夷砲，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⁸。於是，蔡牽集團從無足輕重的海賊土盜，乃迅速發展成海上巨幫。

(二) 迫使蔡牽離開中國沿海的推力

然而蔡牽集團的持續壯大，對於各項所需及耗費必然增加，因此搶劫商船與擄人勒贖的犯罪行為必然增加，且更曾與福建天地會組織合作發行「免劫票照」⁹，以這種收取保護費的方式，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進而「不惜重價，向內地民人私買米石」¹⁰。由此可知，蔡牽集團為了支撐其龐大的海上勢力，可能經常性地受到糧食物資不足的困擾與威脅，而必須採取各種辦法以避免內部矛盾隨著組織擴大而日漸嚴重。

再者，隨著聲勢逐漸擴大及犯案規模與次數增加，相對地也益加引起清廷的注意，逐漸使蔡牽集團陷入了動輒得咎的窘況。依據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僅就阮亨《瀛舟筆談》一書所載錄，從嘉慶五年(1800)六月迄嘉慶十年(1805)六月之間，蔡牽集團的行蹤似已被清廷鎖定、且不時遭受清廷水師的圍剿追擊¹¹。如嘉慶八年(1803)正月，當時

³ 王文裕，《王得祿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35。

⁴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四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96)，嘉慶二年七月初七日，魁倫奏摺。

⁵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八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96)，嘉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玉德奏摺。

⁶ 據《清史講義選錄》〈八、嘉慶朝之叛亂-海賊之起原〉載：「海賊雖失安南政府之保護，而其中尤雄桀者，輒兼併群盜，自謀進取。一時蔡牽、朱濆之徒復縱橫海上，患且益亟」(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21種，1966)，頁70。

⁷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收錄於《台灣文獻》25卷4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14-15；王文裕，《王得祿傳》，頁29。

⁸ 魏源，《聖武記》卷八「嘉慶東南靖海記」(台北：世界書局1970)。

⁹ 據《清仁宗實錄選輯》，當時採取的辦法為：「海口各商船出洋要費用洋錢四百塊，回內地者費用加倍此項費用，俱係給洋盜蔡牽；給則無事，不給則財命俱失。」(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87種，1963)，頁43。

¹⁰ 《清仁宗實錄選輯》，79。

¹¹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15-19。

「蔡牽匿定海北；長庚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篷索朽」¹²，後來蔡牽雖假藉向閩浙總督玉德詐降而逃脫，但也足以讓蔡牽瞭解其武裝船隊優勢不再，在清廷水師積極追擊下，隨時有被勦滅的危機¹³。

再就清廷對蔡牽集團的態度而言。由於地方政府對於土賊海盜該採取招撫或圍剿之處理本不盡相同，使賊寇遂得此游走各省之間，逃避官兵追緝。而蔡牽集團活動範圍的閩浙地區，雖然浙江方面有巡撫阮元和水師提督李長庚共同合作，在海上對蔡牽積極追擊圍剿，在陸上亦採取杜絕糧資飲水接濟的海防措施；然而由於福建方面沒有積極作為，甚至有「不法兵弁私通巨盜，得受賄賂，反為之容隱藏匿，以致緝捕徒勞，案懸不結」¹⁴，使蔡牽集團遂以福建為根據地，所以即使屢遭浙江水師攻擊，但總難制其死命。不過嘉慶九年(1804)六月，原本各自為政的浙江巡撫阮元和閩省督、撫會銜上奏：

「請令浙江提督李長庚為總統，帶浙省兵船二十隻，浙江溫州鎮總兵胡振聲、福建海壇鎮總兵孫大剛為左右兩翼，各配船二十隻。共船六十隻。其未經飭調者，仍各領兵船在本汛巡緝；如遇提督追賊至境，一體策應。」¹⁵

閩浙欲協力會剿，不分疆域、連成一氣，讓蔡牽集團無法再藉由地方政府的內部矛盾，苟且偷安。更嚴重的是，這時已規劃為左翼大員的胡振聲，卻在一次追剿蔡牽的行動中戰死，嘉慶皇帝遂震怒下諭：「茲該犯膽敢傷害總兵大員，罪在不赦，斷無招撫之理。」¹⁶清廷對蔡牽集團乃堅決採取嚴辦態度，又使蔡牽面臨了更為窘迫的情況。

也就是說，由於蔡牽集團勢力迅速擴張的關係，造成了組織內部與外部壓力，進而迫使蔡牽集團必須離開原來閩浙沿海的勢力。尤其在清廷堅決採取不招撫的態度下，為了避免遭到清廷水師接踵而來的圍剿，且維持組織的存在及後續發展，因此蔡牽集團必須選擇離開所熟悉的閩浙海域，向外尋找新的根據地及活動空間。

（三）促使蔡牽選擇以台灣為攻擊目標的原因

蔡牽集團與台灣的接觸甚早，據《噶瑪蘭志略》所載：「嘉慶二年(1797)春，蔡逆攏靠沙淪（蘇澳附近），上岸打掠。」¹⁷而在嘉慶三年(1799)，在閩浙總督書麟的奏摺中載：「嘉慶三年五月間，蔡牽因官兵圍拿嚴緊，帶領同幫匪船逃竄台灣。」¹⁸雖蔡牽侵台之敘述僅在奏摺中一筆帶過，但已顯現當時海上勢力尚被清廷認為是微不足道的蔡牽集團，已有能力渡海來台騷擾。

而後隨著蔡牽集團在閩浙沿海勢力迅速增強，其對台灣劫掠騷擾的規模亦隨之擴

¹²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87 種，1964），頁 233。

¹³ 薛卜滋，《清嘉慶年間海盜蔡牽犯台之研究》（台南：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58。

¹⁴ 《清仁宗實錄選輯》，頁 28。

¹⁵ 陳衍，《台灣通紀》（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20 種，1961），頁 151。

¹⁶ 《清仁宗實錄選輯》，頁 50。

¹⁷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92 種，1961），頁 34。

¹⁸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七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嘉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書麟奏摺。又據嘉慶三年(1798)八月十九日，閩浙總督魁倫在奏摺所提及：「洋盜蔡牽屢次在竹塹、滬尾等處希圖登岸滋擾」（載於《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六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其所敘述之蔡牽侵台可能是同一事件。

大，據鄭兼才《山海賊總論》所載：「蔡牽率眾入鹿耳門，始嘉慶五年(1800)，兵將退守安平，商船悉為賊有」¹⁹，又嘉慶八年(1803)五月「蔡牽幫盜船大小三、四十隻，於五月十三日竄到鹿港洋面，游奕伺劫等情前來。」²⁰值得注意的是，蔡牽集團所劫掠攻擊的目標，已從邊陲的後山或台灣北部，轉移到台灣政政經濟的主要重心，雖然是以劫掠為目的，且鹿港一役更遭守軍砲擊而失利，但對台澎沿海港澳及商船往來已造成了威脅。

蔡牽集團在嘉慶九年(1804)四月又對台灣發動了一次大規模劫掠。當時蔡牽集團率六十餘船先泊鹿港，又竄至澎湖行劫，台灣總兵愛新泰雖率軍前赴各地救援²¹；然而蔡牽集團卻南下攻打鹿耳門，由於官兵火炮因雨無法擊發，竟使賊船恣意劫掠，奪得火炮五十餘尊、兵船十餘艘，戕官殺弁、胡作非為，「船戶知無所恃，各赴牽議價自贖。十三日，東南風發，乃擁重賞悠悠而去」²²。

此次劫掠台灣後，蔡牽集團大獲全勝，滿載而歸，據《福建通志列傳》「李長庚」章中所載：「九年夏，劫台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台灣船。會閩、粵間盜朱潰斷糧，牽分米飽之，遂與潰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²³，蔡牽將台灣劫掠得來的米糧分與陷入缺糧危機的另一海盜集團 - 朱潰，促成蔡朱兩大海盜集團合作，也使得蔡牽集團的活動範圍延伸至廣東沿海，聲勢達到極致；不過蔡朱大隊聯軍之後，或許造成閩浙地方政府更強大的壓力，遂有前述閩浙督撫盡棄前嫌、會銜上奏，採取不分疆域、協力共勦海賊的計劃；再由於蔡朱大隊聯軍遊盪閩浙海，福建水師不敢追擊，而適時溫州總兵胡振聲正率船進入福建沿海一帶，遂有「閩督玉德遽檄振聲擊之，而閩師不援，為賊火攻所陷死」²⁴的情事發生，而讓蔡牽背負了「殺害總兵大員」的罪名。

蔡牽集團在數次越洋對台騷擾之後，對台澎沿海各港澳應有更多的認識，而有關台灣營務的廢弛、海防上的弊端、商賈船戶的怯懦以及米穀資源的豐盛情況，亦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筆者以為，當面臨清廷水師積極圍剿，使蔡牽集團必須離開所熟悉的閩浙海域、另謀生存活動空間時，台澎沿海當然成為其所欲佔領活動的首選。鄭兼才《山海賊總論》更直言，指嘉慶九年四月的鹿耳門劫掠，由於「兵潰將亡，郡城民情洶洶；賊去始定。自是，蔡牽敢窺伺台灣矣」²⁵。

(表一) 嘉慶九年(1804)四月以前，蔡牽擾台大事記

時期	時間	地點	事件與影響
土	嘉慶二年春(1797)	沙淪(蘇澳附近)	上岸打掠(初次來台紀錄)

¹⁹ 鄭兼才，《六亭文選》山海賊總論，頁52。

²⁰ 《臺案彙錄辛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05種，1964)，頁16。

²¹ 《臺案彙錄辛集》，頁33-34。

²² 據「嘉慶九年六月初七日玉德折」，轉引自季士家，〈清軍機處蔡牽反清鬥爭項檔案述略〉，收錄於《歷史檔案》(季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2年第1期)，頁116。

²³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頁234。

²⁴ 《海濱大事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13種，1965)，頁83。

²⁵ 鄭兼才，《六亭文選》山海賊總論，頁52。

盜時期	嘉慶三年五月 (1798)	-	因內陸官兵圍拿嚴緊，遂帶領同幫匪船逃竄台灣
洋匪時期	嘉慶五年(1800)	鹿耳門	兵將退守安平，商船悉為所有
	嘉慶八年五月 (1803)	鹿港	1. 停泊洋面，派員偵查，游奕伺劫 2. 遭台灣水師與駐軍圍捕砲擊，遁逃
	嘉慶九年四月 (1804)	鹿港、澎湖、鹿耳門	1. 蔡牽南北遊奕騷擾，清軍顧此失彼 2. 蔡此次擾台大獲全勝，滿載而歸 3. 蔡分米與朱瀆集團，促成蔡朱聯軍 4. 蔡朱圍殺胡振聲，嘉慶帝堅決勦滅

（表格為筆者依據本文內容所整理而成，資料來源請參考內文及注釋）

二、攻台的導火線與嘉慶九年末的攻台行動

（一）攻台的導火線 - 蔡牽與朱瀆的分裂

至於促使蔡牽決定進攻台灣的導火線，筆者以為可能與蔡牽、朱瀆集團合作關係的破裂有關。依據翟灝《臺陽筆記》弭盜論說：「自廈之鷺門，至廣之南澳，朱墳（按：瀆）居焉。蔡牽則佔興化之湄州、福寧之三沙，並全臺各口」²⁶，可能由於廈門為福建水師提督駐地，時常有大批兵船駐紮，蔡牽與朱瀆兩股海賊集團遂以廈門為勢力分野，蔡牽的活動範圍主要以閩浙地區為主，朱瀆集團的活動範圍則在閩廣沿海地帶，各擁地盤、壁壘分明²⁷。然而前述蔡朱的合作，不僅打破了領域勢力的限制，使蔡牽集團得以順利進入閩南廣東地區，暫時逃避浙江水師的追擊，更由於已集結成擁有八十餘艘船隊的聯軍，而足以與清廷水師抗衡。

但蔡朱集團合作聯盟的關係卻甚為短暫。蔡朱合作始於嘉慶九年(1804)夏季，然而是在年八月蔡朱聯軍就與李長庚所部水師主力在浙江馬蹟洋上展開對決，當時「牽、瀆結為一陣，公（按：李長庚）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為二；追至盡山，沉其二艇，又斷牽坐船蓬索。終以船高，得遁去」²⁸，李長庚採取各個擊破的方式，終使蔡朱聯軍遭清軍擊潰。而後蔡朱雙方主力都遁走逃脫，不過合作聯盟的關係卻因此產生嫌隙而分裂²⁹。於是在馬蹟洋之役後，蔡牽集團不但聲勢因戰敗而減弱，更由於與朱瀆集團分裂，而喪失進入閩南廣東沿海活動的可能。終於使蔡牽集團在「匪目多，黨羽眾，糧食足，砲械備」³⁰、尚能與清軍孤注一擲的情況下，決定向東窺伺台灣，另尋新的根據地及活動空間。是年十一月，蔡牽所率領的五十餘艘船艦即現身在台灣北部的淡水滬尾沿岸。

²⁶ 翟灝，《臺陽筆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0 種，1958）頁 27。

²⁷ 黃典權，〈蔡牽、朱瀆海盜之研究〉，收錄於《台南文化》6 卷 1 期（台南：台南市政府，1958），頁 78-85。

²⁸ 據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載：「牽責瀆不用命，瀆怒，遂與牽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1964），頁 76。

²⁹ 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1964），頁 76。

³⁰ 《台灣采訪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55 種，1959），頁 110。

(二) 嘉慶九年攻台行動的失敗

嘉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蔡牽竄越台洋，滋擾淡水滬尾社地方，共率船五十餘隻，帶同登岸者有千餘人³¹，「從滬尾登岸，徑至新莊」³²，在台灣北部展開大規模攻擊，當時鎮標中營都司盧植奉命帶兵防禦，卻被蔡牽所部砲擊受傷³³，但十二月初三日，李長庚即聞訊追至淡水門口展開圍攻，「落海淹斃盜匪數十人」³⁴。蔡牽集團遂向南逃竄，「十二月十五日，蔡牽盜船竄至台灣鹿仔港口外，因潮退不能進口，該匪連幫定椗。十二月十七日，蔡牽船竄至鹿耳門滋擾」³⁵，守備廖國統率兵船防堵鹿耳門口岸，但仍被蔡牽攻破，這是歷史上蔡牽第三次攻克鹿耳門，而後一直到隔年正月十六日退出為止，蔡牽集團在此整整駐紮了一個多月³⁶；在此其間蔡牽曾經派遣蔡九、謝基、吳平等幫眾煽誘台民為內應，不過卻遭官府查獲而失敗³⁷。

嘉慶十年(1805)正月十六日蔡牽集團離開鹿耳門向北航行，卻在猴樹港(約今東石港)附近外海遭遇強風襲擊，二十餘船翻覆沉沒，千餘幫眾遭淹斃，蔡牽集團僅存船艦三十隻³⁸。後蔡牽欲入澎湖虎井嶼，逼岸欲登，結果又遭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及所部以大砲擊退³⁹。正月二十一日，蔡牽集團重返鹿耳門，此時蔡牽在府城應已安排耳目，因此掌握了水師即將來攻的訊息，蔡牽船隊乃向南航行，停泊在岐後(旗後)東港地方。台灣鎮總兵愛新泰、知府慶保乃統率府城大軍前往東港一帶攻擊，「斃盜匪兩百餘名，並傷斃紅衣賊目一人，打沉杉板船四隻，餘匪竄逃」⁴⁰，據聞該名「紅衣賊目」即為蔡牽之妻⁴¹，使得欲向南發展的蔡牽又退回鹿耳門。

而後閩浙總督玉德乃派遣金門鎮總兵許松年率兵渡台協剿⁴²，兵船在正月二十六日進抵鹿仔港，蔡牽集團又掌握了兵船來襲得訊息，於是率船隊往打狗港方向逃竄，但又再次遭遇風襲，損失慘重。二月五日，蔡牽欲率眾登岸劫掠東港地方，又遭官兵屯番義民擊退。二月九日，許松年兵船在小琉球外海與蔡牽對戰，因清軍指揮調度失當⁴³，不但被蔡牽奪去兵船兩隻、燒毀一隻，且再次逃過被勦滅的危機。二月二十六日，蔡牽集

³¹ 《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三)》，嘉慶十年正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玉、福建巡撫李(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1802。

³² 姚瑩，《東槎紀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7種，1957)，頁101。

³³ 《清一統志台灣府》(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8種，1960)，頁38。

³⁴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18。

³⁵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18。

³⁶ 嘉慶十年二月十二四玉德摺

³⁷ 《臺案彙錄辛集》，頁90。

³⁸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18。

³⁹ 《臺案彙錄辛集》，頁294。

⁴⁰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十七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2001)，嘉慶十年二月十二四玉德摺。

⁴¹ 據《臺案彙錄辛集》，兵部「為內閣抄出台灣總兵愛新泰等奏」移會載：「蔡牽之妻因前次在東港督賊撲岸，身受鎗傷，瘡發身死。復于荒僻海灘，拿獲潛行登岸找備棺木之賊目陳丹、正盜林賞、洪勿等三名」，頁50。又依據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市：華東理工大學，1998，頁832)的考證，亦指蔡牽之妻未立即斃命，一直延至三月二十日，蔡牽才上岸安葬妻子。

⁴² 《清者獻類徵選編》(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30種，1967)，頁1396。

⁴³ 據《清史稿台灣資料集輯選》「邱良功列傳」所載：「松年舉旗招之(邱良功等)未至，後以違調遣，被劾；遞職，逮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43種，1966)，頁721。

團從鹿港出海，離開台灣、返回中國內地。⁴⁴

（表二）嘉慶九年(1804)十一月蔡牽攻台大事記

時間	地點	事件與影響	
嘉慶九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滬尾	1. 從滬尾登岸，徑至新莊，擊傷鎮標中營都司盧植 2. 十二月三日李長庚追擊至淡水，淹斃盜匪數十人 3. 蔡牽集團向南逃竄
	十二月十五日	鹿港	因潮退不能進口，蔡牽連幫定碇
	十二月十七日	鹿耳門	1. 蔡牽攻破由守備廖國防衛之鹿耳門 2. 蔡牽派遣蔡九、謝基、吳平等幫眾煽誘台民以為內應 3. 蔡牽在鹿耳門屯紮一個月後離開
一月十六日			
嘉慶十年	一月	猴樹港外海	蔡牽遭遇強風襲擊，二十餘船翻覆沉沒，千餘幫眾淹斃
	一月	澎湖虎井嶼	蔡牽逼岸欲登，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及所部兵弁以大砲擊退
	一月二十一日	鹿耳門	返回鹿耳門，因聽聞內地水師將至，蔡牽遂向南逃避
	一月	旗後東港	停泊岐後、東港地方，遭駐台官兵攻擊、擊傷蔡牽妻
	一月二十六日	打狗港	蔡牽聞福建水師將至，率船隊往打狗港逃竄，卻遭風襲擊
	二月五日	東港	率眾劫掠東港地方，遭官兵屯番義民抵禦
	二月九日	小琉球外海	1. 蔡牽集團與清軍水師對決，清軍水師因指揮調度失當，被蔡牽奪去兵船兩隻，燒毀一隻 2. 蔡牽攻克福建水師，解除被勦滅的危機
	二月二十六日	鹿港	蔡牽集團從鹿仔港出海，離開台灣、返回中國內地

（表格為筆者依據本文內容所整理而成，資料來源請參考內文及注釋）

嘉慶九年蔡牽集團的攻台雖告失敗，不過卻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活動時間甚久，此次攻台行動始於嘉慶九年十一月入侵北台灣的淡水，結束於嘉慶十年二月從鹿仔港離台，時間長達三個月多月之久；其二是活動範圍最廣，曾游弋停泊於淡水、鹿港、猴樹港、澎湖、鹿耳門、打狗港、旗後、東港、小琉球等地方，包含了台灣西南部

⁴⁴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 18；又據《臺案彙錄辛集》兵部「為內閣抄出台灣總兵愛新泰等奏」移會載：「竊照蔡牽盜船，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淡水竹塹洋面乘風內遁」，頁 49。

北沿海重要港口；其三是建立了短暫的根據地，從嘉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隔年正月十六日為止，蔡牽集團有整整一個月屯駐在鹿耳門北汕，且在台期間亦時常往返於鹿耳門地區；其四是曾經與台民合作，不僅曾派遣幫眾煽誘台民為內應，而之後從蔡牽能不斷掌握水師來攻的訊息，可以推測已在府城內部安排了耳目刺探消息。換言之，不同於過去劫掠勒索的經濟犯罪，蔡牽集團此次的攻台行動已有長期在台活動的企圖。只是或許受到前次侵台大獲全勝的影響，低估台灣防衛能力，未做妥善規劃與準備，尤其對台灣風浪海象情形亦不甚熟悉，以致一路損兵折將、幾乎陷入被勦滅的危機之中。

三、嘉慶十年的積極籌劃

蔡牽集團於嘉慶十年二月狼狽離台後，在同年十一月即捲土重來，在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攻擊行動，不僅僭號建元，且竄擾遍及台島南北，一時造成全台騷動不安，對台灣日後所造成的影響甚鉅。而能夠掀起如此波濤巨浪，筆者以為應與記取前次攻台失敗之教訓，而對攻台行動有更完整、妥善的籌劃有關。當時為了順利攻下台灣，蔡牽之前的準備及安排，大抵如下：

(一) 不惜重賞尋求台民合作

海盜集團在海上遊奕劫掠，其所需物資主要依賴於沿岸居民的接濟，因此海盜與沿岸居民間的關係本來就甚為微妙。因此蔡牽的攻台行動，即期待台灣民眾能夠積極響應，如前次的攻台行動中，蔡牽集團即曾與府城居民有所接觸，而此次的攻擊行動，與台民的合作更成為首要的工作之一。

蔡牽集團於三月二十一日進入淡水地方，後「復竄該屬（淡水廳營）滬尾地方牽劫商船數隻」⁴⁵，四月初「至淡水結胡杜侯遺孽洪四老為內應」⁴⁶，由於「胡杜侯餘黨洪四老等得以民無鬥志，蠱惑蔡牽。蔡牽歲資利於商船，不惜重賞厚結山賊。山賊不知自速其死，廣為招致」⁴⁷。隨後，蔡牽集團便時常游走於台灣西部沿海之間，《瀛舟筆談》載有「十年四月，蔡牽再至淡水」、「五月十四日（蔡牽）復竄澎湖之媽宮灣與官兵拒敵。蔡牽盜船復駛至竹塹鹿井頭等處游奕，內五六條船向山時裡汛，七八船會獅公礁火燒碰等處、四十餘船欲進攻媽宮港」、「六月初四日，蔡牽竄淡水滬尾港」等來台紀錄⁴⁸，《清仁宗實錄》閏六月初八日則載：「蔡逆自澎湖竄至鹿耳門；因聞李長庚統領大幫舟師已抵澎湖，即由東大洋竄回水澳一帶洋面」⁴⁹，顯示在台密集活動已引起清軍的注意，時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李長庚更已離廈赴台追擊。不過，我們從日後蔡牽集團竟在短暫的數月之間，讓包含了淡水、鳳山、嘉義及大小慷榔、鹹水港、蕭壠、北埔諸莊等大小股頭共同響應⁵⁰，總共在台招募了萬餘群眾等來看，可見當時蔡牽集團在台灣南北往來之活躍，以及在尋求台民合作上的積極。

⁴⁵ 「兵部『為內閣抄出台灣總兵愛新泰等奏』移會」，載於《臺案彙錄辛集》，頁 49。

⁴⁶ 丁紹儀，《東瀛識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 種，1957），頁 90。

⁴⁷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7。

⁴⁸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 19。

⁴⁹ 《清仁宗實錄選輯》，頁 53。

⁵⁰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7。

（二）豎旗建元稱王，建立職官組織

清朝中葉以後的海盜集團，主要以經濟犯罪為其活動方式，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企圖，不過曾經在台稱王的蔡牽集團則是其中的例外。蔡牽此次攻台的行動，一改過往海盜蹤跡不定的行劫方式，除了以重賞籠絡台民參與合作之外，由於「被擄稍知書之徒，又以天時人事，散布謠言。蔡牽自是妄稱王號，逆造正朔（自稱鎮海威武王光明元年）」⁵¹，為了順利攻克台灣，蔡牽集團那順勢捏造了「天時、人事」的迷信理論，並藉由僭號建元、自稱「鎮海威武王」、刻行「王印正大光明」印信⁵²等政治手段，以鼓動號召台灣民眾共同響應抗清起事，欲以建立其攻佔台灣的正當性。

尤其在內部組織上的變革。以往海盜內部團結的基礎，建立在主從彼此互惠的利益關係上，透過職位、報酬及各種物資的分配等，以換取幫眾手下們的效忠與支持；相對地，當幫主身處逆境或缺乏資源時，即無法防止二、三級盜首投效他幫或官府⁵³。而蔡牽集團內部的情況亦同，蔡牽不僅對分幫缺乏強制的約束力，以致有前述朱濱投靠之後又分離的情況；而就組織內部的秩序言，據嘉慶十三（1808）蔡牽義子蔡三來被補後之口供所述：「各船賊目賊夥去見該逆（蔡牽）均稱『大出海』彼此或蹲或坐，言語戲謔，毫無禮節」⁵⁴，是以筆者猜想蔡牽或許極具有草莽領袖的魅力特質，因而被推舉成為幫眾首領，但其與手下相處仍是平等親近的互動關係，所以蔡牽雖是無可爭議的幫眾領袖，但其組織內部卻沒有明顯尊卑上下的階級差異。然而此次攻台，蔡牽集團卻可能為了建立其攻佔台灣的正當性，或者做為拉攏台民參與起事的手段，遂一改海盜內部之平等關係，除了自封為「鎮海威武王」外，又在其下設置了各項職官名目，如軍師、大元帥、將軍、總兵、總先鋒、先鋒、巡捕等，雖然無法了解集團內部實際運作情形，但從各職官組織之羅列與冊封，推測蔡牽似乎企圖透過組織的運作與職官制度以強化內部的控制⁵⁵。

但就實際情況而言，由於蔡牽集團在台所號召的起事，在本質上仍依賴著金錢、職位、人際及鄉土的關係，放任欲參與起事之大小股頭在台灣南北各地聚眾招募，僅透過蔡牽所給予的小旗、木印、番銀等來吸引台灣民眾加入，因此其職官組織之運作似乎不甚嚴謹，同樣缺乏有效的管理與約束力。甚至因而出現類似淡水大股頭葉豹以擄人妻子作質、逼迫參戰的情事發生⁵⁶。

（三）加強軍備實力

⁵¹ 鄭兼才，《六亭文選》山海賊總論，頁 52。不過據大陸學者季士家所撰《蔡牽研究九題》，作者利用軍機處奏摺錄副資料考證，認為「建元光明」是對蔡牽所刻之「王印正大光明」的誤解，又鎮海威武王之「威武」二字亦係後人所杜撰。季士家《蔡牽研究九題》，《歷史檔案》1992 年第 1 期（總 45 期），（北京：歷史檔案雜誌社，1992），頁 97。

⁵² 據《臺案彙錄辛集》兵部「為內閣抄出福州將軍賽沖阿奏」移會載：「搜獲偽印一顆，上刻『王印正大光明』六字」，頁 97。

⁵³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 年），頁 173。

⁵⁴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十七輯，嘉慶十三年正月初六日，阿林保奏摺。

⁵⁵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頁 181；《臺案彙錄辛集》，頁 66。

⁵⁶ 據《臺案彙錄辛集》兵部「為內閣抄出福州將軍賽沖阿奏」移會載：「方育章一犯，據供上年十二月內被股頭葉豹擄禁賊寮，逼令入夥，給與令旂一枝，並派匪夥令其管隊同行，並將該犯妻子擄禁作質」，頁 118。

此外，蔡牽集團更不斷加強自身的軍備實力。以船隻數量而言，蔡牽集團於嘉慶十年二月攻台挫敗後僅存大小船艦二十餘隻，不過據《瀛舟筆談》所載同年「五月十四日 蔡牽船六十餘隻駛至竹塹鹿井頭等處遊奕」⁵⁷，即蔡牽集團已恢復成與前次攻台船隊相當之規模，這雖然有賴於原勢力閩浙巢穴的補給，但也顯示了蔡牽集團欲在台捲土重來的決心；再就人力的補給而言，依據台灣銀行編《臺案彙錄辛集》載錄閩浙地區所逮捕三十六名曾參與過台灣之役、且有入幫紀錄之具名蔡幫海盜份子，從這些海盜加入蔡幫的時間來看，可知共有二十一名是在嘉慶十年二月以後所招募或劫掠上船的，而新入幫的海盜份子在攻台前亦無其他劫掠商船等犯罪紀錄，可以說蔡牽集團邀其入幫的目的 - 就在攻打台灣。而當蔡牽於十一月發動攻台戰爭之後，蔡牽集團仍持續在台徵募人手，如將軍賽沖阿來台善後時所逮捕的周督，即為「十一月蔡牽匪船竄至滬尾，該犯投上盜船入夥，蔡牽給與帥旂一枝、番銀五十元，該犯結夥多人，隨同攻打艋舺營盤」

⁵⁸
。

(表三) 嘉慶十一年(1806)閩浙地區所逮捕部分蔡幫海盜份子一覽表

姓名	籍貫	入幫時間	自供參與攻台情況
陳花	-	三年	九年四月間，鹿耳門燒燬北汕木城 十年十一月，參與滬尾、州仔尾、府城之役
陳勇	-	五年四月	十年十一月，參與府城之役
施阿黃	-	五年五月	十年十一月，參與州仔尾、府城之役
郭長	-	七年	十年十一月，參與滬尾、州仔尾、府城之役
金士諒 朱審	-	七年	十年十一月，參與州仔尾、府城之役
陳登望	連江縣	八年二月	隨同攻打府城一次
黃四四	連江縣	八年五月間	隨同過台，持械打仗一次，並未傷人
張江江	連江縣	八年十一月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淡水、府城二次
蔡阿放	-	八年間	十年十一月，參與滬尾之役
林得賢	長樂縣	八年二月	持械攻打鹿耳門一次
洪弟	-	九年四月	隨同過台，因病未能上岸打仗
鄭是是	閩縣	九年四月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淡水、府城二次
余選	漳浦縣	十年正月	在台滋事，該犯持械隨同攻打府城及滬尾
邱胞	晉江縣	十年正月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府城西門一次
梅章	惠安縣	十年三月	隨同攻打府城北門二次，並未傷人
林祝	晉江縣	十年五月間	過台滋事，隨同攻打府城北門
陳楚	南安縣	十年六月	過台滋事，隨同攻打府城北門

⁵⁷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頁 19。

⁵⁸ 《臺案彙錄辛集》，頁 118。

黃霞	晉江縣	十年六月	赴台滋事，該犯執持竹砲，隨同攻打安平
王好	晉江縣	十年七月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淡水、鹿耳門二次
李籠	晉江縣	十年八月	過台滋事，隨同攻打府城一次
謝由	惠安縣	十年八月	過台滋事，隨同攻打安平
吳齊發	浙江平陽	十年八月間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一次，並未傷人
蔡杯邑	晉江縣	十年九月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淡水一次
張探	晉江縣	十年九月	隨同過台，持械攻打鹿耳門一次，並未傷人
周阿祝	漳浦縣	十年九月	在滬尾隨同與官兵打仗，並攻打安平及府城
盧聚	同安縣	十年十一月	在台灣東港持械與官兵打仗一次
許積	-	攻台前招募	僅在鳳山與官兵打仗一次，並攻打府城二次
陳武等八人	-	攻台前招募	各供認在府城、東港持械與官兵打仗一次

資料來源：《臺案彙錄辛集》，頁 67-71、103-108、121-125、130-134、139-143。

只不過，蔡牽企圖在台稱王、建立陸地政權的決定，或許未得全體幫眾的支持。當蔡牽集團海陸大軍積極備戰攻台之際，卻有手下蔡擯率眾投降清廷的情事，據《清仁宗實錄》是年十月十一日所載：「蔡擯本係浙洋黃葵盜夥，因黃葵赴官投首，該犯又投入蔡牽幫內；現因蔡逆窮蹙，率領首夥一百八十二名投首」⁵⁹；又蔡牽集團中的主要分幫「小臭幫」首領張然，更因拒絕參與蔡牽之攻台戰役，進而與蔡幫分裂⁶⁰。而由於原勢力部份幫眾的投降與分裂，使蔡牽企圖另尋生存活動空間的攻台計劃蒙上了陰影。

四、嘉慶十年蔡牽集團的攻台行動

經過積極的籌備之後，蔡牽集團在台所招募的抗清部隊已達上萬人，約可以分為淡水、鳳山、嘉義及台灣縣等四路，每路可能皆由大股頭、以將軍職等所統領：南路鳳山由李添賜、許和尚、吳利萬為首；北路嘉義以邱紅、邱恩、吳三池、馬美等為首；中路台灣府城則以周添秀、葉豹、陳棒、陳齊為首；滬尾淡水一路則由李光、高貂等為首⁶¹。於是當攻台計劃逐步籌備妥當之後，蔡牽集團及其所統率指揮的上萬餘海陸大軍⁶²，遂於嘉慶十年(1805)冬天發動了蔓延全台各地的攻台大戰。

(一) 聲東擊西：起事滬尾、佔領鳳山、趁虛攻破鹿耳門

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蔡牽集團指揮所部與淡水方面的抗清部隊從滬尾、八里一帶登岸，沿淡水河徑至新莊新庄，一路勢如破竹、劫掠四處，不久後蔡牽大軍已進逼僅

⁵⁹ 《清仁宗實錄選輯》，頁 62。

⁶⁰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頁 177。

⁶¹ 季士家，〈清軍機處蔡牽反清鬥爭項檔案述略〉，頁 181-182。

⁶² 據連橫，《台灣通史》，「軍備志」載：「蔡牽大幫騷擾海上十餘年，以重利啗結岸上匪類，受偽旗者萬餘人。一旦揚帆直入，匪民內應，故得直薄郡城」(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1962)，頁 296。

有兩百九十八名班兵駐紮的淡水營駐地 - 艋舺渡頭⁶³。十六日蔡牽大軍立即攻入艋舺，焚殺官軍、戕害兵民，淡水營都司陳廷梅戰死、前淡防廳同知胡應魁受傷⁶⁴。艋舺清軍被攻克前緊急馳文向台灣南北各軍求援，當時暫代護理北路協副將的盧植隨即從彰化駐地「星夜率兵往援」，結果亦不敵蔡牽大軍攻擊，力戰後遭砲擊受傷殉難⁶⁵；而後蔡牽集團更將戰火向南延燒到竹塹地方，當時新竹城「城民增築土垣」⁶⁶避難，亦有鄰近鄉賢鄭崇和「募勇守後壠，相為犄角」⁶⁷。而由於北台灣紛擾騷動，更迫使了彰化原北路協副將金殿安、府城鎮總兵愛新泰、台灣知府馬夔陞等先後率兵北上救援⁶⁸。

而當蔡牽集團與滬尾方面的大軍攻克艋舺、劫掠北台灣之際，蔡牽又分派其手下鳳山縣人李中等幫眾南下⁶⁹，後於十五日由東港及旗後港（旗後）等與吳淮泗、陳棒等南路方面大軍會合，再一同向鳳山縣新城 - 埤頭（今鳳山市）展開進攻⁷⁰。分巡台灣兵備道慶保在聞訊後，「乃檄臺防廳錢澍於二十一日率把總曾瑞、王正華等領鄉勇、屯番往援」⁷¹，當時埤頭由城守左軍五百名士兵所防守⁷²，且有來自府城一帶的鄉勇、屯番等援軍協防，不過很快地就被蔡牽南路大軍所攻破，二十三日大軍搶入鳳山縣城、焚掠埤頭，都司涂鍾璽、黃雲臺等力戰陣亡⁷³，而後鳳山縣城被蔡牽南路大軍佔據八十餘日，只有城內火藥庫一地始終由守備藍玉芳所部堅守未破⁷⁴。而當鳳山城危急之時，慶保又派遣了協防台灣府城的城守營守備陳名聲率兵南下赴援，但未及救援、埤頭已失，當時「同知錢澍及鳳山令吳兆麟已遁入粵莊」，於是陳名聲也收兵前往會合，圖謀反攻埤頭的機會。⁷⁵

然而當南北接連告急，府城分兵救援各地的時候，蔡牽集團卻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率領船隊由滬尾入據鹿耳門⁷⁶，準備進攻府城。這是蔡牽第四度入據鹿耳門，然而史料上卻未發現有如第二次攻打時（嘉慶九年四月）遊擊武克勤等水師列陣防衛、亦無前次攻打時（嘉慶九年十二月）守備廖國統率兵船防堵鹿耳門口岸等府城守兵派員防衛的紀錄，換言之蔡牽船隊是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進入了鹿耳門的。蔡牽集團「聲東擊西」的

⁶³ 據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載：「淡水營：都司一員，步戰守兵共五百名（內地按班撥戍，內以二百九十八名駐防艋舺渡頭）」（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1962）頁 370。

⁶⁴ 《新竹縣志初稿》（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61 種，1959），頁 208；姚瑩，《東槎紀略》，頁 18。

⁶⁵ 周璽，《彰化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1962），頁 216。

⁶⁶ 連橫，《台灣通史》卷十六城池志，465。

⁶⁷ 《新竹縣志初稿》，頁 166。

⁶⁸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7；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1963）頁 362。

⁶⁹ 《臺案彙錄辛集》，頁 114。

⁷⁰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7；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1962），頁 621。

⁷¹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7。

⁷² 據《欽定平定台灣紀略》載：「今縣城改建埤頭地方，將弁均應移駐 惟添兵三十八名，以足五百之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1961），頁 963。

⁷³ 陳衍，《台灣通紀》，頁 151；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90-94；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頁 297。

⁷⁴ 《臺案彙錄辛集》，頁 73。

⁷⁵ 《台灣採訪冊》，頁 46。

⁷⁶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8。

戰術，誘使清軍主力大幅抽離府城兵力至各地防衛，讓府城僅存三百三十名城守營官兵駐紮⁷⁷，再無力分兵防衛鹿耳門口岸，而讓蔡牽集團得以趁虛而入⁷⁸。而蔡牽「聲東擊西」之戰術，不僅反映清廷在台軍事佈署的南北失衡、在台班兵之戰鬥防衛力量不足等問題外，尤其蔡牽集團對於攻台事宜實已籌備多時，然清廷在台上下竟無法掌握其與台民互通往來之訊息，未能及早佈置防備或向朝廷求援，以致匆促應戰、措手不及。

此外，當淡水滬尾、南路鳳山、中路台灣府城接續展開積極攻擊的時候，北路嘉義似未有大規模的起事發生，僅「嘉邑賊亦響應蜂起，南北道途梗塞」⁷⁹。不過據《福建通志台灣府》所載，鳳山新城被蔡牽南路大軍攻破之後，嘉義縣令陳起鯤曾急延問計於嘉義教諭謝金鑾：

「金鑾曰：『此間士民，更林爽文之亂，其造木柵、掘城濠、施鎗砲，戰守皆有成法，召而謀之，咄嗟可辦也』。如其言，眾果畢集。金鑾乃偕知縣周視四門，指麾區畫，分地而守。夜漏三下，而部署定。及總兵武隆阿帥師至嘉義，賊退。」⁸⁰

換句話說，因為嘉義城防衛規劃佈署得宜、又得在地義民協助抵抗，而讓蔡牽集團無法攻克縣城。然而由「大小慷榔、鹹水港、蕭壠、北埔諸莊山賊俱起，彰化縣南海豐布嶼、深耕、二林、東螺、西螺諸保，地方騷動，人心惶寂。洪四老等賊，乘機造謠，各處匪徒，競往領銀，約共舉事」⁸¹來看，顯示蔡牽集團的北路大軍其實在嘉義北路亦掀起了不小的騷亂。

（表四）嘉慶十年(1805)十一月蔡牽攻入鹿耳門前之大事記

時 間	事 件 與 影 響
十一月十四日	滬尾、八里一帶登岸，沿淡水河徑至新莊新庄，一路勢如破竹
十一月十五日	蔡幫分船由東港或旂後港與吳淮泗、陳棒等南路方面大軍聯合
十一月十六日	攻入艋舺，焚殺官軍、戕害兵民，淡水營都司陳廷梅等戰死
十一月十七日	府城聞滬尾緊報後實施戒嚴
十一月十八日	府城鎮總兵愛新泰率兵北上滬尾救援
十一月十九日	台灣知府馬夔陞率兵北上滬尾救援
十一月二十日	南路方面的大軍向埤頭展開攻擊
十一月二十一日	台灣道慶保遣台防廳錢澍率領鄉勇、屯番南下鳳山救援
十一月二十二日	台灣道慶保遣城守營守備陳名聲率兵南下鳳山救援

⁷⁷ 石萬壽，〈台南府城的城防〉，收錄於《台灣文獻》30卷4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頁154。

⁷⁸ 在薛卜滋《清嘉慶年間海盜蔡牽犯台之研究》及許毓良《清代台灣的海防》（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等研究中，亦提出蔡牽騷擾台灣北部、以引誘府城清軍出城援救之觀點。

⁷⁹ 《台灣採訪冊》，頁32。

⁸⁰ 蔣詩鞞、薛紹元《台灣通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30種，1962），頁455。

⁸¹ 周璽，《彰化縣志》，頁380。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南路大軍搶入鳳山縣城、焚掠埤頭，都司涂鍾璽、黃雲臺等戰死
十一月二十四日	蔡牽集團趁府城空虛入據鹿耳門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以後	嘉邑賊亦響應蜂起，南北道途梗塞

(表格為筆者依據本文內容所整理而成，資料來源請參考內文及注釋)

(二) 進據洲仔尾、攻佔桶盤棧，建立南北攻城基地

蔡牽集團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進入鹿耳門之後，卻未立即展開攻城戰，船隊在台江內海內停佇數日，據《台灣采訪冊》之記載：「(蔡牽)獨至郡城觀望，踞舟中旬日不出」⁸²。「踞舟不出」可能有偵查觀望之意外，筆者以為或許亦有等待南北兩路友軍會合攻城的目的。如前所述，整個攻台之役雖有北、中、南分路攻擊的佈置，但除了淡水一路為騷擾外，從之後南北二路分別向府城進軍，共同協助中路主力攻擊府城的發展來看，此次蔡牽集團攻台計劃的主要目的即在於 - 佔領府城。又據《福建通志》亦載：「牽乃陰結陸地奸民屯洲仔尾，窺台灣府，用『長圍』；奸民助之，復震」，即亦認為蔡牽之攻台是以「圍城」為計⁸³。

不過蔡牽「踞舟不出」的結果，卻使蔡牽集團錯失了攻城良機。總兵愛新泰在北上途中得到蔡牽攻入鹿耳門的訊息後，立即於二十七日返回府城禦敵，又派遣遊擊吉凌阿、千總陳安、陳登高等率所部及義軍前赴南北路各地支援平亂⁸⁴。而當總兵愛新泰領兵返回府城之後，蔡牽乃指揮所部精銳於二十九日離舟上岸、入據駐紮於洲仔尾地區，且「遍貼偽示，自稱威武王；給發陸匪旗印，封授偽職」，逐漸在此建立了攻打府城的北路基地。

北路方面，由於嘉義各地掀起了大小騷亂，除了迫使總兵愛新泰在南返府城前，把台灣知府馬夔陞留守嘉義縣城協助防衛外，在返回府城後又派遣了部份清軍前赴北路各地平亂。十二月初一日，由千總陳安、陳登高所率領的清軍部隊在木柵(新市鄉豐華村)與蔡牽集團的北路大軍遭遇，結果清軍首領陳鳳被殺、黃興被擄、千總陳安受傷，此役清軍大敗、餘眾逃回郡城，北路大軍隨後亦順利進據洲仔尾，與蔡牽集團主力會合。⁸⁵

至於南路方面，蔡牽集團的南路大軍雖順利攻克鳳山縣城，不過撤退到下淡水溪以南的清軍一度圖謀反攻，十一月二十九日知縣吳兆麟及所部在渡溪反攻縣城的過程中，卻在磚仔寮莊(大寮鄉義和村)一帶溪墘遭蔡牽大軍埋伏而遇害，使同知錢澍等清軍乃又退回粵莊、重新等待時機；而南路大軍在前往府城的途中，亦遭遇了由府城派出、屯駐於桶梓坑的遊擊吉凌阿及所部三百餘人，由於雙方強弱懸殊，迫使吉凌阿亦用計逃回府城⁸⁶。之後南路大軍持續前往府城支援，並由大股頭陳棒等在桶盤棧建立了蔡牽集團

⁸²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8。

⁸³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頁 246。

⁸⁴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8。

⁸⁵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8。

⁸⁶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8。

的南路攻城基地⁸⁷。

於是，當南北攻城基地建立之後，蔡牽集團的各路大軍及船隊乃會合於府城四周，當時僅洲仔尾一地就有岸匪萬餘人聚集⁸⁸，由於蔡牽南北各路大軍的軍火、糧餉、器械等物資，都來自於蔡牽集團主力船隊的供給⁸⁹，因此各路會合之後，不僅使得補給工作更為順利，也得以讓蔡牽集團的攻城行動轉趨積極，蔡牽集團包圍府城的行動乃佈置妥當⁹⁰。

（表五）嘉慶十年(1804)蔡牽圍城佈置之大事記

時間	事件與影響
十一月二十四日	蔡牽集團未展開積極攻擊，只在郡城外觀望，踞舟中旬日不出
十一月二十七日	總兵愛新泰返回郡城防禦、知府馬夔陞留駐嘉義縣城協助防衛
十一月二十九日	1. 蔡牽集團入據洲仔尾、建立主要攻城基地 2. 知縣吳兆麟於反攻鳳山縣城途中，遭蔡牽南路大軍埋伏遇害
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後	南路大軍在楠梓坑擊敗吉凌阿及所部三百餘人
十二月一日	北路大軍擊敗清軍於木柵，進而與洲仔尾的蔡牽集團主力會合
十二月初	大股頭陳棒等在桶盤棧建立了南路攻城基地

（表格為筆者依據本文內容所整理而成，資料來源請參考內文及注釋）

（三）蔡牽集團的攻城行動

當南北攻城基地建立後，府城周圍呈現了「台灣匪民數萬人，圍台灣府城，為陸營於洲仔尾，大小船數百號，自鹿耳門至府城下，聯絡三十里」⁹¹的緊張情況。十二月初五日，蔡牽集團開始出攻安平，初六日又攻郡城⁹²，而後「山賊逢三、六、九日必攻城，或連日出攻」⁹³，之後「乙丙歌」描述當時府城烽火肆虐的情形云：「蟻聚蜂屯錢桶圍，壁壘團團遍山野。八門攻擊薄城壕，苦戰塵爭神鬼號」⁹⁴。

而除了派遣重兵攻城之外，蔡牽集團亦陰謀煽誘府城居民為內應，以造成城內軍民的不安，鄭兼才 紀禦海寇蔡牽事 載有：「守西關木城陳鴻禧鎮稿房，鴻猷之弟也。鴻猷有異志，欲召禧以亂軍心，詭言於總鎮 禧出不意，與眾爭赴城門，軍裝盡失，

⁸⁷ 《台灣採訪冊》「愛鎮軍傳」載「南之賊目陳棒，率眾屯桶盤棧」，頁 112。

⁸⁸ 據《續傳選集》載「賊萬人別屯州仔尾」（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23 種，1966），頁 27

⁸⁹ 據《台灣採訪冊》即載：「北之賊目周添壽等屯洲仔尾，與匪船登陸之老板頭目併 起船中錢銀砲械，於此以散給響應陸匪，令其間日輪攻郡城八門 安平汕尾」，頁 111。

⁹⁰ 《碑傳選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20 種，1966），頁 595。

⁹¹ 姚瑩，《中復堂選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1960），頁 219。

⁹²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9。

⁹³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9。

⁹⁴ 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頁 623。

鴻猷懼，遣禧出赴木城，而所遺軍裝得，並得『通賊白旗』，乃治鴻猷罪」⁹⁵。由於蔡牽大軍內外相應，更使府城岌岌可危。

此時府城雖無重兵駐防，但有倚城固守的優勢，使攻城行動未有重大進展⁹⁶。而據《廈門志》「列傳」林奎章條載：「初六日，賊攻北門，謂遊擊吉林阿曰：『賊本烏合，初到挫其鋒銳，即靡矣』(林奎章)引所部直衝中堅，官軍左右掩擊，大敗之；賊氣奪」，原來戍守大西門的林奎章竟得以率所部協防北門退敵，又從「賊嘗一再攻小東門，連殺退之」、「十九日，(林奎章)從吉遊擊轟之大南門，斃賊尤多」⁹⁷等敘述可見，蔡牽集團雖擁有兵力上的優勢，但卻未採取嚴密地包圍攻擊，而僅以重兵圍攻府城某一城門，甚至可能放任大小股頭各率所部兵馬攻城的方式，遂使駐守各大門的府城清軍得以相互協防助戰。

此外，義民的協助更為府城防衛的重要關鍵。當蔡牽大軍進佔洲仔尾，府城面臨大敵當前的窘境，台灣縣令薛志亮乃以誠意號召居民協助防衛府城，結果共計有義首二百五十人、義民逾萬願意協助防衛⁹⁸。其中尤以三郊商人最為積極，由於三郊商船屢遭海賊劫掠，因此「及聞牽至，各挺身募勇，供驅策，助餉數萬金」⁹⁹，且除了募勇助防、籌募軍費外，更有陳啟良捐建木城於西門外、林長清提供商船以備巡哨等¹⁰⁰。事實上，這段期間府城的防務工作，主要就由以三郊為首的義民所負責，至於清軍營兵則已喪失主控權，淪為民團的輔助¹⁰¹。是以府城義民協助清軍防衛，也成為蔡牽集團順利攻台的最大變數，甚至蔡牽集團為了打擊府城義軍的氣勢，更曾有「募殺義士首者予萬金，首啟良，次則洪秀文、吳春貴輩」之情事¹⁰²。

(四) 清軍登岸來援，蔡軍潰敗逃亡

然而蔡牽大軍包圍府城久攻不破的結果，卻給予清廷調兵台灣援助解圍的機會。閩督玉德在得知蔡牽豎旗稱王之後，即迅速上京急告，「嘉慶帝忙飭成都將軍德楞泰，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剿，將軍賽沖阿為副，令速出兵。兩將軍尚未出境，李長庚已到台灣」¹⁰³。十二月二十四日李長庚率所部及澎湖副將王得祿等已抵達鹿耳門外，同日台灣總兵愛新泰率兵出師北門、派遣吉凌阿率兵出東門，後兩軍會師與蔡牽大軍於柴頭港對戰，隔日又遣軍在大北門外馬房山、大南門外五妃廟山等處與蔡軍互攻¹⁰⁴，府城駐軍連日主動求戰，似有掩護內陸援兵搶灘登岸之意。

而當聽聞內陸兵船來援時，蔡牽立即「於鹿耳門鑿沈船隻、堵塞口門，以拒外援」

⁹⁵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9。

⁹⁶ 據周璽，《彰化縣志》所錄「請捐築彰化縣城垣並建倉疏方維甸」載：「蔡牽滋擾時，府城、嘉義，均無重兵，賴有土城，始能固守」，頁 397。

⁹⁷ 周凱，《廈門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1961)，頁 485。

⁹⁸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9。

⁹⁹ 連橫，《台灣通史》，頁 843。

¹⁰⁰ 鄭兼才，《六亭文選》紀禦海寇蔡牽事，頁 59。周凱，《內自訟齋文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82 種，1960)，頁 22。

¹⁰¹ 石萬壽，〈台南府城的城防〉，頁 154。

¹⁰² 據謝金鑾「台灣竹枝詞」：「惡耗翻成名節在，萬金為汝市頭顱」，載於《續修台灣縣志》，頁 615。

¹⁰³ 翟灝，《臺陽筆記》，頁 27。

¹⁰⁴ 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頁 485；《台灣采訪冊》，頁 48。

¹⁰⁵，然而此一布置雖能阻礙清軍兵船進入台江內海、但也自斷了海上逃生退路。對於與清軍周旋十數年、身經百戰的蔡牽而言，自斷海上退路的大膽行動，顯示對於攻克府城已有破釜沈舟、放手一搏的決心。因此即使清軍援軍已抵達鹿耳門外海，但蔡牽大軍仍於嘉慶十一年(1806)正月二日強攻府城大南門¹⁰⁶。

由於受困沉舟之計，清廷水師無法立即入援，李長庚乃統兵船停佇於鹿耳門外海，先遣邱良功帶領兵船巡邏防禦以圍堵蔡牽乘隙逃出，又遣許松年與王得祿率兵乘小船進入台江，後「由大港繞安平，出不意攻之，密約台灣鎮、道為內應。一戰燒其船二十餘，奪其船九；乘勝入之」¹⁰⁷，清軍水師遂進駐台江、許王援軍亦在城北之柴頭港建立了反攻據點。原本各有勝負的府城攻防戰，在李長庚援軍抵達後有了新的變化，之後蔡牽集團「攻城愈迫」，先後五次派兵攻城，結果「五戰都敗，失了三十多號小戰船，並黨羽千餘人」¹⁰⁸，至此蔡牽集團已露出敗跡。

圍城不破的對峙情勢，持續到是年二月二日才出現了轉變。據鄭兼才《紀禦海寇蔡牽事》所載，由於二月二日在民俗上為土地公聖誕，當時「洲尾賊家近寮者，多以是日歸壽福德神，其遠賊在寮復無設備」，使得洲仔尾基地的防衛力量稍減，三郊義首與郊眾乃於此時向總兵愛新泰要求攻打洲仔尾，於是府城清軍及義勇遂決定趁此機會出擊、配合李長庚水師援軍，採取水陸夾攻的方式，對洲仔尾展開大規模的反攻行動¹⁰⁹。「郊眾奮勇行，既至，賊不設備，一鼓破之。內港水師助戰，長庚別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牽大敗；賊首周添壽、陳番等各逃去」¹¹⁰，於是清軍乃順利攻克蔡牽集團最重要的洲仔尾基地；翌日，愛新泰又統率兵勇欲攻蔡牽南路的桶盤棧基地，結果南路大軍在得知洲仔尾被攻克後，早已率眾四散逃亡。而後，愛新泰又於二月十二日率兵南下，十五日收復被佔領八十餘日的鳳山新城。北路嘉義方面，蔡牽大軍數千人於二月十六、十七日一度攻擊鹽水港營盤，且竄入鹽水港街搶掠，但在清軍積極追勦下，亦分頭逃散¹¹¹。此外，蔡牽舉事之淡水滬尾和艋舺等地，則因未以重兵駐守，所以在嘉慶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由都司陳階陞等人重新收復¹¹²。至於蔡牽及其所部三十餘船則已在二月初六日趁夜逃亡¹¹³，嘉慶十年海盜蔡牽的攻台行動，乃至此告一段落。

而後蔡牽集團一度有意重起爐灶，不僅又在閩浙沿海招募人手渡台¹¹⁴，也曾劫掠或停泊台灣西部沿海港澳、兩次攻擊鹿耳門，甚至有意轉進後山、佔據噶瑪蘭地區，但在清廷重兵駐紮台灣、積極搜捕叛黨、台灣義民協助等情況下，這些行動最後都告失敗¹¹⁵。

¹⁰⁵ 《清耆獻類徵選編》，頁 1396。

¹⁰⁶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7。

¹⁰⁷ 《碑傳選輯》，頁 596-597。

¹⁰⁸ 翟灝，《臺陽筆記》，頁 27。

¹⁰⁹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9。

¹¹⁰ 連橫，《台灣通史》，頁 842。

¹¹¹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9-60；《清仁宗實錄選輯》，72。

¹¹² 《台灣采訪冊》，頁 171。

¹¹³ 鄭兼才，《六亭文選》 紀禦海寇蔡牽事 ，頁 59-60；《清仁宗實錄選輯》，72。

¹¹⁴ 《清仁宗實錄選輯》，陳馬成案，頁 66。

¹¹⁵ 薛卜滋，《清嘉慶年間海盜蔡牽犯台之研究》，76-77。

(表六) 嘉慶十年(1805)十二月以後蔡牽攻台之大事記

時間	事件與影響
十二月三日前	台灣縣令薛志亮號召勸募府城居民守城，義民逾萬願意協助防衛
十二月三日	三郊義首陳啟良以白金六千捐建木城於西門外，以三日夜完成建城
十二月五日	蔡牽集團開始出攻安平
十二月六日	蔡牽集團又攻郡城 查獲陳鴻禧欲通賊為內應以亂軍心
十二月六日後	1. 蔡牽集團每逢三、六、九日必攻府城或安平，有時更連日出擊 2. 蔡牽大軍逼迫，造成府城城內人心惶惶，一日中數傳賊夥入城
十二月二十四日	1. 李長庚率所部與王得祿等抵達鹿耳門外 2. 蔡牽集團沉舟鹿耳門、堵塞口門，以拒外援 3. 總兵愛新泰與遊擊吉凌阿分路出哨，後與蔡牽大軍於柴頭港對戰
十二月二十五日	總兵愛新泰遣軍在大北門外馬房山、大南門外五妃廟山等與蔡軍互攻
十二月二十六日	都司陳階陞等重新收復及防衛台灣北部的淡水滬尾、艋舺地區
嘉慶十一年(1806)	
一月二日	蔡牽集團強攻大南門
一月五日	李長庚命許松年、王得祿潛入夜襲
一月六日	許松年、王得祿埋伏柴頭港、擊敗蔡牽攻城軍隊
一月六日後	李長庚及所部清軍水師進駐台江
一月十六日	蔡軍分隊攻擊、義勇四面援應
一月十八日	蔡軍欲夜襲攻城，府城有備，遂由陸路轉攻安平 (清廷水師來援後，蔡牽五度攻城皆敗，漸露敗跡)
二月二日	三郊義首請攻洲仔尾，清廷遂以水陸夾攻，攻克之
二月三日	府城軍隊又克復桶盤棧，南路陳棒等四散逃亡
二月四日	總鎮愛新泰往大穆降一帶巡邏掃蕩
二月六日	蔡牽集團趁夜水漲率所部大小三十餘船逃亡
二月十二日	總鎮愛新泰領內陸助戰之延平協張良槐、北協金殿安等南下
二月十五日	總鎮愛新泰等收復被佔領八十餘日的鳳山新城，守備陳名聲、同知錢澍自內埔至埤頭與總鎮會勦餘賊
二月十六日	1. 蔡牽船隊復泊鹿耳門，兩日後被李長庚擊退 2. 蔡牽北路大軍攻撲鹽水港營盤，又竄入鹽水港街搶掠，後被驅散 3. 蔡牽南路大軍陳棒等敗走桃仔園
二月十九日	蔡牽船隊移泊王爺港
二月二十一日	嘉義縣城之危暫解，知府馬夔陞率所部自嘉義返回府城
二月二十二日	蔡牽船隊因鹿仔港不能進口，乘風逃回內洋，清廷以為內渡福建惠安
二月間	閩浙土匪林告聽聞蔡逆滋擾台灣，欲帶同各船往投

三月一日	欽差將軍賽冲阿率領援台大軍進駐府城
三月間	蔡牽船隊欲攻噶瑪蘭，土民陳奠邦、吳化等率眾抵禦，再退回海上
四月十五日	將軍賽冲阿率軍巡行台灣北路，後停駐嘉義，台灣南北路漸通
五月十七日	蔡牽船隊再入鹿耳門劫掠，為王得祿所敗，狼狽而逃，從此不再侵台

（表格為筆者依據本文內容所整理而成，資料來源請參考內文及注釋）

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由於中國東南海上安南艇匪及沿海大小海盜集團先後瓦解消失，殘存餘黨悉為蔡牽集團所收編，使蔡牽集團從無足輕重的海賊土盜，迅速發展成海上巨幫。不過由於迅速擴張的影響，造成組織內部與外部的壓力，迫使蔡牽集團為了避免遭清軍圍剿消滅，於是選擇離開所熟悉的閩浙海域，向外尋找新的根據地及活動空間。

由於早年曾有數次入侵台灣的紀錄，蔡牽對台澎沿海港澳已有所了解且形成威脅。尤其嘉慶九年四月入侵鹿耳門，不僅大獲全勝，且滿載而歸，對於台灣軍備廢弛及米穀豐盛等情況應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後蔡牽返回內陸後，因以在台所劫米糧濟助朱潰，促成與朱潰集團的合作，使其活動範圍延伸至閩廣一帶，暫解被追剿消滅的危機。不過蔡朱聯軍在被清軍水師擊敗後，卻使蔡朱合作關係宣告破裂。同年十一月，蔡牽乃決定尋找新的根據地，於是東向窺伺台灣。

不過嘉慶九年十一月的攻台行動，由於低估台灣的防衛能力，對台灣西部沿海風浪海象亦不甚熟悉，以致一路損兵折將、幾乎陷入被剿滅的危機。僥倖逃脫的蔡牽集團，鑑於前次攻台失敗的教訓，經過積極籌備之後，又於嘉慶十年十一月發動了蔓延全台各地的攻台大戰。

蔡牽集團從北路滬尾起事後，一路勢如破竹，以強大兵力攻入艋舺；同時南路方面亦向鳳山縣新城展開進攻，且迅速攻破佔據縣城；北路嘉義方面亦製造了不小騷亂。然而當南北接連告急，府城分兵救援各地之際，蔡牽集團卻率領船隊趁虛進入鹿耳門。當時整個攻台行動的布置，雖由北、中、南分路展開攻擊，但除了淡水一路為騷擾外，從之後南北二路大軍分別向府城進軍、協助中路攻擊，並於府城周圍會師，建立洲仔尾、桶盤棧基地等發展來看，可知攻台計劃的主要目的即在於 - 佔領府城。

當南北攻城基地建立後，攻城行動遂更為積極，且又陰謀煽誘府城居民為其內應。只不過由於府城擁有守城的優勢，且蔡牽集團未採取嚴密包圍攻擊，使攻城行動未有重大進展。然而造成蔡牽集團攻城失利的因素，主要與府城義民的助防府城，其中尤以三郊商人最為積極，不僅募勇助防、籌給軍費外，更有捐建木城、提供商船以備巡哨等具體作為。

然而蔡牽大軍包圍府城、久攻不破的結果，給予清廷調兵台灣、援助解圍的機會。在圍城一個月後，閩浙水師總統李長庚即率所部抵達鹿耳門外海。蔡牽於鹿耳門沉舟堵塞口門，使水師一時無法入援，但援軍王得祿等仍在奇襲與府城官兵掩護下，順利進駐台江、且在城北柴頭港建立反攻據點。隨後蔡牽集團五次派兵攻城都告失敗，已露出敗

跡。嘉慶十一年二月二日，清軍展開大規模反攻，在水陸夾攻下，除順利攻克洲仔尾基地外，且一路連破蔡牽餘黨，使蔡牽的攻台行動乃至此告一段落。

參考書目（依照書籍出版或論文刊出之時間排列）

（一）文獻史料

1. 丁紹儀，《東瀛識略》(1873)，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種，1957。
2. 姚瑩，《東槎紀略》(1829)，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7種，1957。
3. 翟灝，《臺陽筆記》(1808)，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20種，1958。
4. 《台灣採訪冊》(1830)，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55種，1959。
5.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1898)，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1種，1959。
6. 高拱乾，《台灣府志》(1696)，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5種，1961。
7. 《清一統志台灣府》(1820)，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8種，1960。
8.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道光年間)，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82種，1960。
9. 姚瑩，《中復堂選輯》(1841)，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83種，1960。
10.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1832)，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92種，1961。
11. 陳文達，《台灣縣志》(1719)，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03種，1961。
12. 周凱，《廈門志》(1839)，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95種，1961。
13. 《欽定平定台灣紀略》(1782)，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02種，1961。
14. 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1764)，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21種，1962。
15. 連橫，《台灣通史》(1920)，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62。
16. 陳衍，《台灣通紀》(1922)，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20種，1961。
17. 蔣詩轍、薛紹元，《台灣通志》(1894)，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30種，1962。

18. 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1807),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1962。
19. 鄭兼才,《六亭文選》(嘉慶年間),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43 種,1962。
20. 周璽,《彰化縣志》(1835),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1962。
21. 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1963。
22. 《清仁宗實錄選輯》(嘉慶年間),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87 種,1963。
23. 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同治年間),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94 種,1964。
24. 《臺案彙錄辛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05 種,1964。
25. 《海濱大事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13 種,1965。
26. 《碑傳選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20 種,1966。
27. 《清史講義選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21 種,1966。
28. 《續傳選集》,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23 種,1966。
29. 《清耆獻類徵選編》,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30 種,1967。
30. 《清史稿台灣資料集輯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243 種,1966。
31. 魏源,《聖武記》,台北:世界書局 1970。
32. 《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
33.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四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96。
34.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六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96。
35.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七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96。
36.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八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96。
37.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00。
38. 《宮中檔案嘉慶朝奏摺》第十七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2001。

(二) 期刊論文

1. 黃典權,〈蔡牽、朱潰海盜之研究〉,收錄於《台南文化》6 卷 1 期,台南:台南市政府,1958。
2.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收錄於《台灣文獻》25 卷 4 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
3.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下)〉,收錄於《台灣文獻》26 卷 1 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
4. 石萬壽,〈台南府城的城防〉,收錄於《台灣文獻》30 卷 4 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5. 季士家，〈清軍機處蔡牽反清鬥爭項檔案述略〉，收錄於《歷史檔案》(季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2年第1期。
6.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
7. 葉志如，〈試析蔡牽集團的成份及其反清鬥爭實質〉，收錄於《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8. 季士家 蔡牽研究九題，收錄於《歷史檔案》1992年第1期(總45期)，北京：歷史檔案雜誌社，1992。
9. 林玉茹，〈清代台灣港口的發展與等級劃分〉，收錄於《台灣文獻》44卷4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0. 李若文，〈蔡牽集團的婦女 - 兼論女海盜研究的意義〉，收錄於《第一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5。

(三) 專書、學位論文

1. 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市：華東理工大學，1998
2. 三民所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
3. 《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4. 王文裕，《王得祿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5. 許毓良，《清代台灣的海防》，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6. 薛卜滋，《清嘉慶年間海盜蔡牽犯台之研究》，台南：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The Study of the Pirate, Tsai Chien, Who Invaded Taiwan In 1805

Chien-Sheng Wu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istory

ABSTRACT

During the Emperor Chiaching (嘉慶) period of the Ching Dynasty, Tsai Chien headed the pirates to extend the power rapidly in the southeast coastland of Mainland China. However, these actions caused the group shortage of materials. Moreover, they had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capture from navy of th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actors, forced Tsai Chien to left the Fujian(福建) and Zhejiang(浙江) sea areas where he was very familiar with, and move to other areas to avoid encircling and suppressing from the national navy. Base on the past experience of attacking Taiwan, Tsai Chien led his troops toward the east inland, Taiwan. However, because they were underestimate the defense capabilities of Taiwan and unfamiliar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the action failed in 1804. Tsai Chien luckily got away. After making the positive preparations, Tsai Chien soon attacked Taiwan again and extended the war to the whole of Taiwan in November of 1805. In this action, Tsai Chien tried to overthrow and named himself as a king by plundering Huwei (滬尾, *Tamsui*淡水), occupying Feng-Shan (鳳山), attacking Tainan (府城), and chasing or even to kill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act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iggest chaos after “*Shuang-wen Lin uprising*” (林爽文事件) in Taiwan history. After besieging Tainan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sai Chien could not make a breakthrough eff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lso a chance for the Ching government to deploy its forces and to send reinforcement. When the final battle started, Tsai Chien tried to obstruct the national navy by sinking ships in the Luermen estuary (鹿耳門口). Although he displayed his determination for the battle, he still failed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g’s force, which combined the national troops and the Tainan volunteers. Finally, 2 February, 1806, the battle, which lasted more than four months, was ended, and the revolt was suppressed because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Keywords: Emperor Chiach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Pirate, Tsai Chien, Coast Defenses